

马克思的青年时代

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马克思的青年时代

〔苏〕格列勃涅夫 多勃罗杰耶夫 库利查诺夫 著
蔡汀 柏森 高阳 译

1983·哈尔滨

责任编辑：袁殿池
封面设计：姜 录
插 图：王松引

马克思的青年时代

Makesi De Qingnian Shidai

〔苏〕格列勃涅夫 多勃罗杰耶夫 库利查诺夫 作

蔡 汀 柏 森 高 阳 译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
（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）

鹤岗日报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·印张7 8/16·插页2·字数150,000

1983年11月第1版

1983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-6,000

统一书号：10093·573

定价：0.65元



屏幕上出现了人们早就比较熟悉的形象：浓密的胡须，高高的额头，黑色的燕尾服，带细线的单片眼镜。他就是思想家和革命家、《资本论》的作者卡尔·马克思。他就是我们从照片上很久就景仰的马克思。

他舒适地坐在安乐椅里，一边思考着，一边不慌不忙地在讲述自己的经历：

“我于1818年出生在摩塞尔河畔的一个古老的德国城市特利尔。我们有八个兄弟姊妹，我们的父亲当年虽然穷困艰难，却很想让我们每个孩子都受到良好的教育，在社会上有个受人尊敬的地位……1835年，我17岁，从特利尔中学毕业，就去波恩上大学，在那里，遵从父亲的心愿攻读法律。这就是我独立生活的第一年……”

在一座古老的德国城市的街道上，行驶着一辆出租马车。一条条大街，一幢幢整齐的楼房，各式各样的招牌，有铁栅栏围着的街心公园。我们来到莱茵河畔的波恩城，来到这街道清静的波恩城。这里行人稀少，一切都显得那么安宁。

庄严。又是那辆缓慢地行驶着的出租马车，轧轧的车轮声和嗒嗒的马蹄声。

出租马车的乘客，一位上了年纪的、戴着高筒礼帽的先生，他用漫不经心的目光扫视着大街小巷，没有流露出过分的兴致，也不显得那么焦急……。噢，这就是他要找的那幢楼房，也正是他此行的目的地。于是，老先生走下车来，迈上人行道，从马车夫手里接过自己的手提包，付清车费后，不慌不忙地走进楼里去。

他顺着一踏上去就轧轧作响的木板楼梯走上二楼。稍微喘了一口气，才去牵动铃绳。

一位胖太太小心翼翼地门里探出头来。

“先生，您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请原谅。我的儿子是租用您的房间吗？”

“噢，您是法律顾问先生吧？”那女人若有所思地说。“请进吧……可惜，您家学生此刻不在……”

“他不在吗？”

“嗯，……请您赏光，进来坐吧。”那女人看到客人有些踌躇，便格外热情。“您大概远道而来，请到这边，进屋吧，……这位学生，可能有事多耽搁些时候，是啊，年轻人嘛，在这个年龄这是常有的事……”

但客人的样子及其面部表情，显然无意谈笑。法律顾问先生慢慢地环顾着儿子的房间。他在这里所见到的一切，使他至少产生一种遗憾的感觉。椅子上、桌子上零乱地堆放着书籍，满地乱扔的烟头。一开门，那些没有整理的、散乱的手稿，一页页被风吹到地板上。法律顾问先生急忙弯

下腰去把它拾起来。

“这位学生是严格禁止我整理他的房间的。”女房东带有歉意地说。

客人顺便看了一页手稿，随即便对整个手稿发生了兴趣。他把手稿拿在手里，不知什么使他感到惊奇，然后朝女房东的方向看了一眼。

“如果您不反对的话，我想在这里稍微休息一下。”法律顾问先生提出。

女房东会意地点点头，走开了。

但是，立刻又走了进来。

“要杯咖啡吗？”

“好的，谢谢您，”客人心不在焉地回答。

停了片刻，他决定整理一下房间。把烟灰抖到字纸篓里，把书一本一本整齐地排列起来。腾出长沙发的一角，坐下来，擦着额头上的汗珠。

黄昏，在古老的波恩城的街头，有一群纵情游荡的大学生。他们横排走着，嘻笑打闹，吵吵嚷嚷。不几个过往行人，无不吃惊。一座楼房的一个窗户打开了，有人探出头来说了一声：

“你们什么时候才不干这种缺德事呀？尽不让人睡觉呀！”

这伙人停住脚步，吃惊地朝上看。安静不一会儿，有人便挖苦说：

“我们碍着谁啦？喂，你说呀，你这个老东西！”

头缩回去了，砰的一声关上了窗子。传来一阵讥笑声。

这伙人又在窗下站了一会儿，然后继续走去，此刻，满街头响起了歌声。

他们走着走着忽然又停住了。一个年轻人在惊慌地望着二层楼上的窗户。屋里有灯光。有个人影在闪动。

“伙计们，我屋里有人！”

“是姑娘呗，还能有谁！”

“我上去看看！”

“可别给拖住啦！”

年轻人没心思开玩笑。他离开朋友们，径直朝楼门走去。后面冲他喊道：

“快点下来，卡尔，我们等你！”

室内点着蜡烛。亨利希·马克思一动不动地坐在安乐椅里。

“爸爸！”卡尔轻轻地叫了一声。

他跨进门槛，小心翼翼地把门掩上。

老马克思仔细地打量着儿子。他此刻大概正忧虑着年轻人那种有害的浮躁。卡尔的样子也显出很不自在，他跑得满脸是汗。但他屏住气，竭力保持平静，然而这样故作姿态，反而更加使人感到十分可笑。

“你好，卡尔！”

他们终于热烈地接了吻。

父亲说：“很久没有收到你的信，你把我们全忘了。我和你妈妈不知如何是好，所以我就来了……”

“你吃点什么东西没有？”卡尔不安地问。

“吃了，谢谢。你的女房东给我煮了咖啡……噢，现在我才明白，”父亲用目光扫视了一下房间。“真是忙得不可开交呀，要挤出半个小时工夫写封信也确实相当不容易。”

“别说了，爸爸，这是我的过错……告诉我，你身体好吗？妈妈怎么样？索菲呢？你看到燕妮了吗？”

父亲默默地点着头。

“看到了，”他说，“燕妮问你好，她希望你给她写信，不用写得太长，只要常写就好。她当然不知道你是个大忙人……”

“是的，爸爸，真的一点时间也没有，”卡尔仿佛没有觉察到父亲话中有话。“我没有得到你的允许，又报了两门课——施勒格尔教授和阿尔顿教授的课程，你怎么看，不少吧。可有什么办法呢，象你所说的，学海无涯，而时间有限……”

这是什么意思，是讽刺？……亨利希·马克思仔细地望着儿子。

“负担不是太重了嘛？阿尔顿教授的课……”

“是现代艺术史。”

“那很好。我并不主张一个学法学的把自己的知识只局限在法学上。这样做是正确的……”

“况且法律这门学科又相当的枯燥，卡尔走到窗前接着话茬说。

“枯燥？”亨利希·马克思惊奇地问道。“跟什么相比呢？……你有广泛的兴趣，当然值得称赞，但涉猎的门类未免太多了吧？我还是主张集中一点好。”

卡尔一边望着窗外，一边回答：

“好的，爸爸。”

“你说说吧……你的这些开支，也是你那兴趣广泛造成的后果吧？（这时，他好象看到了那边，窗户外边发生了什么事？！）你要出去吗？”

“不，不。”

外面那一群大学生还站在那里在等着卡尔。

“你四个月的开销，比我整整一个秋天挣的钱还要多，”父亲接着说。

“是，是这样，”卡尔随声附和地说。

“花钱应当精打细算。你的学习成绩并不令人满意，可在花钱上却大手大脚，象个公子哥儿。依我看，这可要不得！……”父亲听到外面的嘈杂声，便问道，“他们是来找你的吧？”

“不，”卡尔不动声色地回答。

“在半夜之后你们总是那么活跃吗？”亨利希·马克思讥讽地看着儿子。“你总该给我说个明白，那些钱究竟花到哪里去了。请说吧！你还欠债了吗？”

“是的，爸爸。”

“上个月我给你寄的钱，也还了什么债吗？”

“你要我坦率地回答吗？”

“那当然。”

“还了啤酒债。”

“什么债？”

“啤酒债……你看，‘啤酒议会’有些尽人皆知的规定……”

“你说什么！什么议会？！”

“‘啤酒议会’。是你自己要我坦率地说的嘛！是‘啤酒

议会’。它立有规约，还有一系列的罚款规定，有时这些罚款不得不由某一个人来支付，尤其是那些当选为议长的人。”

“还有什么议长？”亨利希·马克思吃惊地看着自己的儿子。“什么议长？你在胡说些什么！看来，我非得申请把你转到另一所大学去不可了。”

“这可太糟糕了，”卡尔说。“至于议长嘛，如果你感兴趣，我可以告诉你，议长是这样一个人物，同学们都把保护自己的荣誉和尊严的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。这可不是件小事。起码贵族老爷们现在都知道，他们的爵位说不定什么时候会被削掉。”

“靠什么削呢？”

“靠剑呗，”卡尔冷冷地说。

“嗯，我认为一个有理智的人，一旦碰上需要动剑的时候，他会轻而易举地、体面地回避掉。”亨利希·马克思说。“你看呢，卡尔。”他停顿了很久，因为谈话涉及一个严肃问题，“父亲的权威迟早会结束的……但父亲的爱却不会中止！这个矛盾不可避免，而且这种矛盾很复杂，难以想象，甚至会造成悲剧，这些将来你会明白的，会珍惜的……我们一代人的亲身经历是没有多少价值的，它对你们并不需要，你们需要的是你们自己体验了的东西……这些话是提醒你别迈错了步子吗？是教训你吗？那么究竟为了什么呢？是为了让别人忍气吞声、毕恭毕敬地听你的高论吗？……不，我只想对你说，这不是教训，而为的是使你知道并懂得：我们并没有那些能供你大肆挥霍的大片地产，更没有那种能保护我们做人的尊严的爵位……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拥有的，只是我们的职业，不管它枯燥与

否，还有那肯于思索的头脑和我们自己那勤奋的双手，除此之外，我们一无所有。我想让你知道并懂得的就是这一点……”他看看儿子。“现在你可以走了……去吧，他们还在等着你呢！”

上了年纪的马克思。他正在给我们讲述自己生活中的一段经历：

“我那可怜的父亲……他是觉察到了许多事情的，可并不完全明白！在那些日子里，我曾遇到过决斗的挑战，我本来应当去为捍卫自己同乡会的荣誉而斗争的。同时，我因夜间吵闹已坐过一天的班房……我年轻，相当浮躁，又加上我早已恋爱，而且爱到了疯狂的地步！……”

燕妮·冯·韦斯特华伦坐在一架旧式小钢琴旁。

她年方二十二岁，是特利尔城的第一美人，她父亲的心爱的女儿。她年轻貌美，天赋聪慧，声誉和财产——凡是有她这种地位的姑娘所向往的一切，她全都具备。

现在燕妮正在演奏莫扎特的奏鸣曲。在静悄悄的父母住宅的另一端，门吱扭地响了一下，传来一阵脚步声。她停住演奏，倾听着。

女人的声音：“是的，在，小姐在家……请进来吧，我去叫她……”

一个男人声音回答：“谢谢。”

此时燕妮紧张起来，双手放在膝盖上，屏住呼吸，伸长脖子在谛听。

可以听到她父亲的十分亲昵的声音：“卡尔，我的孩子！”

年轻的马克思身穿燕尾礼服，端庄大方，仪表堂堂，毫无学生生活的紧张痕迹，举止温文尔雅，——他在客厅的门槛处停住脚步，主人向他投以热情的目光：

“呀，你完全成大人了！你好啊，见到你真高兴。瞧你长的……人在小时候光嫌时间过得太慢，对不对？总想让它过快一点。呶，到我那边去吧！我还是和从前一样用‘你’跟你谈话，我想你是不会因我过于不拘礼节而责怪我吧？”冯·威斯特华伦老人一边细细瞧着卡尔，一边说着，把他领进了自己的书房。

他让卡尔坐下，自己舒舒服服地埋在对面一张安乐椅里，在品味那愉快交谈的乐趣。

“谈谈吧，你生活得怎么样？最近读些什么书，考虑些什么问题。你父亲对你很满意，他常夸奖你，而且我看都是肺腑之言……不过他认为你火气太旺。”威斯特华伦以审视的目光瞧着年轻人的脸。“他认为这对研究法学称得上是一层障碍。其实，对法学来说，这何至是一种障碍，对不对？的确，这并不是我们生活中最有趣的话题。好在他听不见我们的谈话！”

他对走进屋里来的女仆说：

“给我们端两杯咖啡来！把那边的门全都关上。有人找，就说我不在家。”

威斯特华伦创造了一种十分友好的、充满信任的气氛后，便转入早已想好的话题。这个话题就是谈论图书。他默默地从书架上取出一卷，意味深长地扬起手，又从另一个书架上取出另一本，把两本书一并放到客人面前，而他自己又

去取另一本书。

“你写诗吗？”

“偶尔写写。”

“你是怎样读英文书的？”

“靠查字典。”

“你们还在学拉丁文吗？……把那边的梯子拿过来。现在我要叫你大吃一惊……我倒忘问你，你的时间够不够？”

“行，还够用。”

“你大概想见见燕妮吧？”

“如果可以的话。”

“当然可以……现在上梯子吧……不，不在这儿，往下面一点。你找到这本书了吗？右边，再往右一点……这是本什么书？”

“莎士比亚的？”

“是莎士比亚的！这可不是莎士比亚的普通作品，是莎士比亚的一部珍本，〈谢洛克〉一书的初版！”

年轻的女仆端来了咖啡，放在小桌上，就走开了。

“林衡！”威斯特华伦叫住她，“燕妮小姐要是在她房间里，就请她来一趟。”

卡尔手里拿着书在梯子上发愣，两眼盯着方才女仆走出去的那扇门。

“注意出版年份，”威斯特华伦又对他说。这本书是我从伦敦弄到的，它值不少钱……”

燕妮走进门来。停住了脚步。

“卡尔你好。”

“你好，燕妮。”

“在我家能见到你，我真高兴！”

“我也是。”

“你是回来度假的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这太好了。”

“我也有同感。”

燕妮从下面仰望着卡尔。

“你可以下来一会儿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。”

卡尔从梯子上下来。他手里拿着一本书。他把书递给威斯特华伦。

威斯特华伦谨慎地说：

“恐怕我们今天不能研究莎士比亚了。你看，尽管这是很珍贵的版本……我不知道燕妮有什么打算，”他看着女儿说，“你们去散散步吧。”

“谢谢，爸爸，不过我有点着凉了。”

“我也有点咳嗽……”卡尔接着话茬说。

看来他俩都心照不宣，执意不动。威斯特华伦望着卡尔。

“你学会吸烟了？”

“有时吸。”

“我常常靠呼吸新鲜空气治疗感冒。”

“爸爸，卡尔并不需要新鲜空气。”燕妮立刻接上去说。

老威斯特华伦的目光从女儿身上移向卡尔，然后又回到女儿身上，猜不透其中的奥妙。



“噢，既然这样，那你们就留在这儿，看看书吧。”

“谢谢，爸爸。卡尔对你的安排一定非常满意的。”

父亲走了，屋里只剩下燕妮和卡尔。他们默然无言地站着，彼此保持一定距离。他俩都埋头看着各自手里捧着的书。

“你一定怪我写信少了，”卡尔终于说话了，可他的目光仍停在书上。“原谅我吧。事情已经这样了。我不会忘记你……”

燕妮默默不语。

“我想念你，一直在想，时刻在想！……我常自言自语地跟你说话，……燕妮！我的好燕妮！”

燕妮仍无反应。

“反正谁也不能使我离开你，这点，你是知道的，”他一边仍低着头看书，一边继续说。“我已拿定了主意。”

此时，卡尔抬起眼睛，但并未接触到燕妮的目光。

燕妮依然站在那里拿着书，全神贯注地看着，仿佛什么话也没有听到。

“燕妮！”

卡尔惶恐不安地看着她。燕妮仍无反应。

于是，卡尔便朝燕妮跟前接连迈了两步。

这时，他连手中的书都顾不得放下，便把燕妮亲热地搂到怀里。

“你别这样！”燕妮刚喊出声，卡尔的嘴唇就紧贴到她的嘴唇上了。

她挣脱开，躲到一旁，惊慌地看着他。连忙整理了一下弄得散乱的头发。

“不许这样！任何时候都不许你这样！”

门开了，女仆匆匆忙忙地走进屋来。她是来收拾咖啡餐具的。看到这对年轻人的样子，她感到很窘。于是立刻把目光移开，脸上泛起红晕。她竭力不朝他们那边看，径直走到小桌子旁，去收拾托盘里未用过的咖啡杯。

“我可以收拾吗？”她背着身子问了一声，“要不要给你们换点热的？”

她未等回答，便急急忙忙地侧着身，低着头朝门口走去。他俩惘然若失地看着她离去的背影。

屏幕上出现七十年代的卡尔·马克思。他在回忆自己的生活：

“在特利尔罗马街的这座房子里，在威斯特华伦家古老的房子里，度过了我青春时代最幸福的日子。出身不同并未妨碍我们两家友好相处，世袭贵族出身的政府顾问路德维希·冯·威斯特华伦是我父亲的亲密朋友，也是我的朋友。”

镶着金框的世代家族肖像。

威斯特华伦一家聚在餐桌旁。客人亨利希·马克思和他的儿子也在座。

卡尔和燕妮坐在桌子两端；燕妮跟兄弟们并排坐着，卡尔跟父亲坐在一起。两人无法直接对话，然而另一种对话却从未停止。只要燕妮一抬眼，马上就能感受到卡尔仿佛是无意中向她投来的目光。

这时主人说话了：“我们熟悉过去，容易沉溺在往事之中，我们往往会在回忆中消磨时光。而他们，”威斯特华伦朝